

北

史

七

北

卷

七

列傳第七

北史十九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
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
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
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
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頓辱

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變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信都鑒旣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

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
贈司空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
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
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
襄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太官性明敏鞠獄稱平太
和四年薨謚曰莊子諧字仲和龍平九年薨詔曰古者大
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無此禮
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
有暮親者爲之三臨大功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總麻爲之

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大斂日親臨盡
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弔既殯之總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
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柩黃門侍郎
崔光宋子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
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
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爲若朞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
哀之至極旣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
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
安定王薨朕旣臨之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
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

從駕臣等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
哭於東堂而廣川旣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
朕無異焉詣將大斂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
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
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歿後悉可歸骸
芒領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
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
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
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
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

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
道龍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
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
朝文明太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
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
起居傳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
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
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
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

曰靈王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
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
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
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
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
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内外在州貪恠及
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
不致何可叙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學獻金字孝經
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万計騰爲言

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
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旣摠
軍省求慾無厭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內恃劉騰無所畏憚
爲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
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鎮都大將營
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
尉謚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
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爲
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旣博極羣

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方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竝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綜旣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

顥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
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
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
筭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爲之注皆行於世矣孫長儒孝
靜時襲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
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慧
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
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忠信博聞

之士爲之師傅匠以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都職謂禧曰
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
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致誠勗出爲
使持節開府翼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又以濟陽王鬱枉
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誠之後禧朝京師詔以廷尉卿
李冲爲禧師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脩之門禧取任
城王隸戶爲之深爲帝責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爲禧
甥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甥故中散代郡穆
明樂女廣陵王羽甥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
王雍甥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甥廷尉卿

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

翼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慧政請世胙翼州

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禧元弟之重

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邑食二千孝文引見朝臣詔斷

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

久客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

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

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

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

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

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何爲而違前詔禧對
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
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辭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
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
尉公後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元弟禧戚連
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恒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
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爲愧帝篤於兄弟以
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
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
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娉以恣其情

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諱比纏
尙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
進位太保領太尉帝既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
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帝時幸小平禧在城西小宅初
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
決遂約不洩而散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
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卧魏孫便欲赴廷承祖
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止帝尋覺
悟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
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

芒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反乃
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
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閣尹龍武禧憂追謂
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歛憶舊謎云眠則
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
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
渡洛水至栢塢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
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
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
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
信李刀